

哲學與文化

Monthly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354

第卅卷第十一期

11.2003.

專題／洪鎌德 主編

社會科學的哲學專題

導言：當代社會科學的哲學

費爾阿本德科學方法論析評

高達美的哲學詮釋學

論布迪厄的傑出階級與反思社會學

台灣社會刑事法律體制中人身自由權力的配置與爭鬥：

以福科的權力系譜學角度的嘗試性分析

風險社會中的正義問題：對「風險」與「風險社會」之批判



哲學與文化

Monthly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354

第卅一卷第十一期

11.2003

專題／洪鎌德 主編

社會科學的哲學專題

導言：當代社會科學的哲學

費爾阿本德科學方法論析評

高達美的哲學詮釋學

論布迪厄的傑出階級與反思社會學

台灣社會刑事法律體制中人身自由權力的配置與爭鬥：

以福科的權力系譜學角度的嘗試性分析

風險社會中的正義問題：對「風險」與「風險社會」之批判



發行人：羅 光
社 長：黎 建 球

編輯委員（按姓氏筆劃序）

朱 建 民 李 震
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 教廷宗座聖多瑪斯
哲學學院院士

沈 清 松 孫 效 智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 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中國思想與文化講座教授

陳 文 團 陳 福 濱
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

張 振 東 項 退 結
多瑪斯總修院哲學部主任 前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

傅 佩 榮 鄔 昆 如
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輔仁大學士林哲學研究中心
研究員

楊 世 雄 劉 千 美
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 東吳大學哲學系教授

黎 建 球 錢 志 純
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 前花蓮教區主教

LEO ELDERS

Academician, The Pontifical Academy of
St. Thomas Aquinas, Holland

JEAN LADRIERE

Emeritus, 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Belgium

GEORGE F. McLEAN

Emeritus,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Washington, D. C. U.S.A.

RICHARD PALMER

MacMurray College, U.S.A.

WILLIAM SWEET

Professor, Chair, Dept. of Philosophy,
St. Francis Xavier University, Antigonish, NS, Canada

主編

尤 煌 傑

輔仁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執行編輯

王又津
邱 彥

徐舜彥
蘇嫻雯

編輯助理

施玫芳

簡思瑾

哲學與文化（月刊）
革新號第 354 期（第卅卷第十一期）

UNIVERSITAS

Monthly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2003 年 11 月出版 印製日期 2003 年 11 月一刷 1000 冊

編輯：哲學與文化月刊編輯委員會

本期輪值編輯委員：陳文團

專題主編：洪謙德

特約編輯：尤煌傑、林麗珊、黃蒼、黃筱慧

出版者：哲學與文化月刊雜誌社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臺字第 0258 號

社址：106 臺北市大安區樂利路 94 號

編輯部：242 臺北縣新莊市中正路 510 號

輔仁大學文華樓 412 室

網址：<http://mails.fju.edu.tw/~umrpc>

電子信箱：umrpc@mail.fju.edu.tw

電話：02-29031111 轉 2263 傳真：02-29088628

發行者：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局版臺業字第 0598 號

地址：106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339 號

電話：02-27055066（代表號）

傳真：02-27066100

網址：<http://www.wunan.com.tw>

電子信箱：wunan@wunan.com.tw

郵政劃撥帳號：01068953 戶名：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定價：零售每期新臺幣 200 元整

台灣地區長期訂閱：請郵政劃撥：01068953

戶名：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台灣地區訂戶：全年 12 期 新臺幣 2000 元整

海外地區訂戶請寄銀行匯票向本刊編輯部訂閱。

港澳地區：港幣 810 元整／年（含郵資）；美加地區：美金 135 元整／年（含郵資）。

注意事項：

1.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內容轉載請註明刊期頁次。

2. 發行一個月內，未接獲刊物，請電洽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逾期三個月恕不予補寄

Table of Content

Theme Articles: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s

- 1 Introductory: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s Hung, Lien-Te
- 37 A Critical Exposition of Feyerabend's Theory of Scientific Method Kuo, Chi Chu
- 63 Hans-Georg Gadamer's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Lian, Jun Wei
- 93 On Bourdieu's Distinction and Reflexive Sociology Shen, Yu-Chen
- 121 The Struggles and Reconstruction of Habeas Corpus in Legal System of Taiwan :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chel Foucault's Genealogy Chiu, Tai San
- 147 The Inquiry of the Justice in the Risk Society-A Critique of Risk and the Risk Society Theory
Hu, Cheng Kuang

Theme Book Reviews

- 165 Alfred Schütz's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 Cheng Raymond
- 169 Foucault's *Power/Knowledge* Liao, Yu Hsin
- 173 Wu, Ru Jun's *An Analysis of Husserl's Phenomenology* Yao, Chung Yuan
- 175 Hung, Lien-te's *Karl Marx and Human Liberation* Tseng, Chih Lung

Articles

- 183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Cultural Integrity and Human Rights(Chinese introduction)
Huang, Cristal

Forum

- 195 Do you agree with the conditional openness to the legislation of Surrogate Mothers?
Yu, Huang Chieh

197 **News** Ho, Katia

Appendix 200 From the Editor

Messages & Information : 164 Call for Papers 202 Next Special Issue and How to make footnotes

目次

社會科學的哲學專題

- 1 導言：當代社會科學的哲學 洪鎌德
- 37 費爾阿本德科學方法論析評 郭吉助
- 63 高達美的哲學詮釋學 連雋偉
- 93 論布迪厄的傑出階級與反思社會學 沈游振
- 121 台灣社會刑事法律體制中人身自由權力的配置與爭鬥：
以福科的權力系譜學角度的嘗試性分析 邱太三
- 147 風險社會中的正義問題：對「風險」與「風險社會」之批判 胡正光

專題書評

- 165 書評：舒慈《社會界現象學》 城兆毅
- 169 書評：福科《權力／知識》 廖育信
- 173 書評：吳汝鈞《胡塞爾現象學解析》 姚中原
- 175 書評：洪鎌德《人的解放 21世紀馬克思學說新探》 曾志隆

論著

- 183 哲學基礎，文化真誠與人權 William Sweet 著 黃筱慧譯

哲學問題大家談

- 195 你贊成有條件開放「代理孕母」的立法嗎？ 尤煌傑

學界訊息

- 197 何佳瑞 編譯

附錄

- 200 編後語

本刊訊息索引：164 稿約 202 下期預告、註釋書寫注意事項

導言：當代社會科學的哲學

洪鎌德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內容摘要：為突顯這本文集有關社會科學的哲學各家之特色，本文成為其後數篇文章的導言，更藉此機會把當代社會科學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之定義、研究對象、範圍和議題做一個有系統的解說。在說明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哲學異同之後，全文以知識史的眼光討論邏輯實證主義與語言哲學對科學哲學的影響，由此展開對柏波爾、孔恩、費爾阿本德幾位涉及科學哲學的認識論之析評。進一步析述現象學運動，且論及舒慈的社會現象論和高達美的詮釋學，最後討論布迪厄的反思社會學和福科的知識與權力共生關係。在結論上指出當代社會科學哲學除了促進社會科學各學門的統整和研究方法的專精之外，對社會科學的時代任務與知識增進應扮演推手的角色。

關鍵詞：方法學·實證主義·批判性·理性主義·自然主義·邏輯經驗論·現象學運動·不通融（不化約）·增生原則·邏輯中心主義

壹、社會科學的哲學：定義、範圍、論題

含有現代意義的社會科學（而非對社會的猜測、想像、思辨、夢想）是在十八與十九世紀歐洲理性主義鼓吹下，脫離玄學與神學的羈絆，成為啓蒙運動的產兒。這是有異於數學、物理學、天文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而把人當做知識的主體與客體來看待，是有關人的科學，是故又稱為人文科學（human science）。加之，因為它討論的對象不只是人與社會，更要考察人與社會有異於其他動物的存在，那就是人的精神、人的道德倫理，是故社會科學在德國一度稱為精神科學（*Geisteswissenschaft*），在蘇格蘭則稱為道德科學（moral science），黑格爾則視之為慣習、風俗、倫理（*Sittlichkeit*）的科學。

有異於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集中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中個人、人群、團體等社會的組織、結構、功能之上。因之，社會科學特別注意到人際關係的前因

後果，把它們做一個時期縱軸上的追溯，是故社會科學與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思想史無從隔斷，於是史學也成爲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中最重要的一環。這是何以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德國學者在分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不同時，特別看重歷史的一度性、獨特性、無從反復出現性、無規則性之原因（洪鎌德 1999a）。毫無疑問二十世紀乃是社會科學獨立而成爲知識體系的時代，也是社會科學湧現與突破的時代。要之，社會科學乃是政治、社會、經濟、文化、思想等等之現代化的問題所滋生與試圖解決的知識產品（Wagner 2001：1-6）。

社會科學包含歷史學（社會史、經濟史、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社會心理學、文化人類學等純理論的科學，也包括應用的心理學、精神分析、語言學、教育學、統計學、法律學、行政學、外交學、國際政治學等等（魏鏞 1970：11-13）。這些不同的學科生成次序，可以說，政治經濟學在先，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和政治學殿後。最早出現的地方爲歐陸和英國（包括蘇格蘭），其後擴大至北美，而後東歐、俄國、亞洲的日本、中國、印度等，最後全球各地都成爲社會科學引進與普化教育的場所，社會科學知識與教育的普及化成爲二十世紀人類解決現代性的問題之捷徑，其重要性不亞於人們對自然科學與技術與工藝（科技）之追求。由於美國地大物博，在兩次世界大戰前後吸引大批歐陸與英倫的學者前往執教與研究，因之加深和擴大社會科學的研究範圍，理論深度與科學性質，尤其行爲學派的崛起，都使人們把社會科學和行爲科學新提並論，並視二十世紀爲社會科學美國化的世紀（Manicas 1987：213-237）。

作爲科學之一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一樣，都力求脫離神學和玄思的束縛，而企圖從神學與哲學羈絆中獨立出來。但科學的目標在於知識與真理的追求，而知識與真理如何成爲可能？如何可以接近或掌握？都是哲學的問題。是故二十世紀初，儘管哲學出現了「語言學的轉折」（the linguistic turn），以爲所有的哲學都在分析概念與命題的用詞有意無意，最終會導入分析哲學當中，強調任何的科學敘述（陳述）必須既符合邏輯的推理，也不違背經驗的事實。這遂成爲研究的方法之準則。是故科學的哲學便是圍繞在科學認知、實驗、檢證、應用、批判的方法論之上。「方法學」（*Methodologie*）遂與「研究邏輯」（*Forschungslogik*）劃成等號。研究邏輯也成爲科學認知論的一部分。科學的哲學於焉誕生。

社會科學的哲學，也在自然科學（特別是邏輯、數理哲學與物理哲學）蓬勃發展後跟著出現在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的歐陸與英美。社會科學的哲學討論的主題最先是社會的根源：天生理性、先天直覺，或後天經驗、後天學習這兩者孰重孰輕的爭論，這便是理性主義、生機主義與經驗主義、實證主義對抗的原因。社會科

學的哲學進一步討論個人的行動還是社會的結構對人群活動、人際關係，何者產生更為直接的影響？這也牽連到研究的方法是客觀的，還是微觀的問題。這個問題進一步牽涉到社會現象的解釋究竟應採用方法論的個人主義（韋伯、佛洛伊德），還是方法論的集體主義（馬克思、涂爾幹）的爭執。近年來體系論出現，認為個人主義與整合主義（holism）的對立，應該把個人與社會整體視為大體系包含小體系看待，從而消除兩者的敵對。社會科學的哲學究竟是關懷性質描述，還是數量統計，何者更能達到社會認識的問題，也涉及科學研究中價值祛除的客觀中立之立場。由於描述性科學有異於規範性科學，是故近年來學者又在爭論客觀如實地刻畫描述社會現象，或是社會科學涉及人群的意見、心向與利益，遂造成社會學者的立場無從客觀。固然知識在為人群（哪些人？哪些階級？）造福的，但它仍不免含有地域、黨派、階級、人種、性別之偏頗。既然社會科學明顯地受到事件、時空局部的限制，那麼揚言建立全球化的普遍知識，幾乎無有可能。這是後現代主義的社會學者反對超時空的「大敘述」之原因，也是他們強調在地化、地方化、本土化的知識發展之原因。

當代的社會科學哲學涉及幾種不同的流別。粗淺地說有採用理性主義、經驗主義、實證主義，力主向自然科學看齊的自然主義（naturalism）派。這派大力強調邏輯的合理性與經驗的可資觀察、可以實證、可以檢驗，甚至證明為謬誤的說詞是逼近真理之途徑，其代表人物為柏波爾的證謬論，也受著後期維根斯坦語言學說的影響，而表現在孔恩與費爾阿本德的理論之上。第二個流派則以解釋或詮釋為主，兼具反思的分析與解說，由韋伯的瞭悟說、舒茲的社會現象說，經由高達美的詮釋學，乃至布迪厄的反思社會學都可以列入這一流派中。第三個流派則為後現代主義的崛起，以李歐塔、布希亞、德希達和福科為代表。特別是福科的科學新見解把權力與知識視為相互關聯的共生體看待，主張知識的目的在於權力，權力衍生了對知識的掌握。後現代主義者企圖顛覆現代人的各種看法，既反對主體客體的分立，也懷疑認同體的一成不變，更不贊成社會有中心之存在，有主導者之說法，改而倡說去中心、無主體、無線型進步說（反對天演論）。第四個主流理論則為馬克思啟開，而由盧卡奇與法蘭克福學派鼓吹的批判理論，它在挑戰社會秩序的穩定，主張階級鬥爭，對資本主義文化大力批判，旨在推翻階級的經濟與政治，而追求人的解放（洪

鎌德 2000, 2002, 2003)。這派主張在本文集中暫不加以論述與批評¹。

貳、哲學與科學的分合

綜合中世紀之前的一千多年西方哲學的成就，而把人的心靈當做思想起點的哲學家，為理性主義奠基者的迪卡兒。康德則進一步把知識的追求和道德的訴求加以分開，而使啓蒙運動在日耳曼地區發展至高峰。不過康德的學說卻是一種「斷裂和碎化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rift and fragmentation)，因為他把世界當成事物的表象（人們可以覺知的）和事物的實在（人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看法）兩大彼此無法跨越的鴻溝之事體來看待。這種分歧還不只涉及現象與本體而已，尚且牽連到知識與道德、上天與其所創萬物、自然與人為（包括人自己發展的德性）、性向與義務等等的分歧與對立。對於有智慧而又能感覺的人而言，無論是在政治、在文化、在宗教諸領域，這種一分為二的狀況，是令人難以忍受的。是故十八世紀末與十九世紀初康德之後的哲學家，不管是費希德，還是謝林，還是黑格爾都認真思考這兩分化如何彌補、如何克服、如何重新合而為一的問題（Kedourie 1995：17）。

特別是黑格爾把「是什麼」(Sein; what is) 與「應當是什麼」(Sollen; what ought to be)，也就是事實與價值的對立與矛盾統合起來，令青年的馬克思印象深刻，他遂沈浸在黑格爾艱深晦澀，如同「岩石般的旋律」(raggy melody) 中，而不克自拔（洪鎌德 1997：30）。

顯然，康德把知識看成為與人們的行為（特別是人群的道德與倫理之實踐）有別，人只能掌握世界外表的現象，而無法穿透「物自身」。黑格爾卻企圖掌握人的自我意識，甚至達成絕對意識，從而使精神能夠征服世界，這兩種古典的德國唯心主義學說加上馬克思以實踐來檢驗理論真偽的辯證唯物主義，都變成十九世紀以來歐陸哲學的主流。這股主流匯合二十世紀初英、美從理性主義、經驗主義、實證主義、實用主義衍生出來的語言哲學與分析哲學、邏輯經驗論、新實證主義（羅素、懷黑德、維根斯坦、柏波爾）都對科學的哲學產生推波助瀾的作用。要之，當代的科學哲學雖然間接從孔德的實證主義開端，經由法國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社會學家涂爾幹的發揮，但真正的討論卻在十九世紀末德國新康德學派所引發，而與韋

¹ 在涉及當代社會科學的分類方面，David Braybrooke 只討論自然主義、解釋學說與批判理論，而不涉及後現代主義。但本文作者卻認為後現代主義的社會觀察有其獨特之處，也是當今社會科學哲學一個爭論頗大的流派，似乎有加以重視與評述的必要。有關馬派社會學說、盧卡奇的階級意識說、法蘭克福學派可參考洪鎌德 2000, 2001, 2002, 2003；黃瑞祺 1996, 1998。

伯的講究方法論（價值中立說、理念類型說、選擇親近說）攸關。

把哲學與科學視為彼此應該分開，乃至對立，甚是認為科學應該揚棄與超越哲學，是孔德的傑作。但終其一生並無任何涉及現實社會的經驗的考察之作品問世。因之，他企圖把自然科學的方法應用到社會問題的探討，企圖以實證主義的方式取代神學、哲學的思辨，只是一項「綱領」(program)的宣示，而不是「秩序」、「過程」、「細節」(procedure)的落實。換言之，孔德獨尊科學，而貶抑哲學，但他的主要作品《實證主義》到頭來還是一部抽象的哲學作品，遠離他對自然科學嚴密、精確、客觀、普遍的要求。

十九世紀中葉，哲學放鬆了對社會的掌控，也對心理學、語言學沒有深加探討，其間又與自然科學和數學漸走漸遠。這就是孔德只致力於實證主義的哲學之建立，而沒有真正進行社會研究之原因。其同代英國人的穆勒(John Stuart Mill)則是一位道地的社會研究者，雖服膺孔德的實證主義，卻不是一位原創性的哲學家。馬克思與恩格斯、孟頽與韋伯都可以稱呼為社會學者，而非專業的哲學家。他們對康德與黑格爾的哲學也十分心儀，但對這兩位古典唯心主義大師的哲學卻無嶄新的、富有創意的發揮(Bunge 1999: 1)。

「實證的」科學並沒有像孔德及其追隨者所奢言那樣從哲學中獲取完全的獨立，其原因很明顯，並不是科學的獨立自主不如想像的那般令人嚮往，卻是由於不易做到的緣故。其原因很簡單：其一，所有的科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精神科學、人文科學）都要借用哲學的概念（像事物的性質、程序、知識、資訊、假設、證據、真理、論據、心靈、個人、社會等等）。其二，所有的科學都預先設想（設準）概括性很大的一般性原理（像地球的存在、人類的共同特徵 — 人性、時空的交錯等等），這也包括沒有相互矛盾的邏輯原則、外在世界真實性、實在性的原則、世界可被覺知的認識論原則等等在內。其三，社會科學的哲學家必須做出正面或負面的貢獻，俾評價社會研究者對社會事實的解說，和對他們衍發的理論之評值。是故社會科學的哲學中充滿了實證主義、歷史唯物論、新康德主義、實用主義、現象學、語言以及分析哲學的影響因素(Bunge, *ibid.*, 2)。

不只各種各樣的哲學流派影響了科學，特別是社會科學的發展，科學也對哲學的生成流變產生衝擊。不同流派的哲學思潮呈現對自然、社會、個人歧異的看法。例如康德及其信徒便認為人的科學難以達致客觀、真確的地步；黑格爾和馬克思主義者深信辯證法有助於吾人對世界、社會、個人（思想）的瞭解；實證主義者堅信事實，深懼空洞的理論（玄思）；功利主義者和理性主義者忽視個人行動者所遭逢的社會限制，後現代主義者忽視或無視事實，甚至連理性都加以棄置。因之，研究

哲學與科學，特別是哲學與社會科學的關聯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把兩者普遍規律（包括常識性）的聯繫轉變為有秩序、而富創意，而能夠滋生與繁殖新知的理想結合（Bunge, *ibid.*）。

參、現代科學哲學的萌芽與茁壯

現代科學哲學的崛起與十九世紀末西南德國地區的學術活動有關。首先涉及社會科學（或稱人文科學、精神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同的爭執。其次牽連到經濟學方法論的辯論。其後，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出現在奧地利的「維也納學派」，亦即邏輯實證論，以及稍後從歐陸遷移到英國發展的語言哲學與分析哲學有關科學的定性。最後英美國度發展的科學哲學（溫齊、亨培爾）與科學社會學（梅爾頓、孔恩、費爾阿本德）都企圖把科學、工藝（科技）與社會之關聯做出剖析，連帶把社會科學的性質、地位、影響加以深入的探討。

社會科學的誕生，間接地是受到工業革命、政治劇變（法蘭西大革命與美國的獨立）與啓蒙運動的衝擊，直接地拜受英國政治經濟學的崛起（亞丹·斯密、李嘉圖、馬爾薩斯、穆勒）和法國實證主義的社會學說（孟德斯鳩、孔德、涂爾幹）之出現，加上德國（馬克思、齊默爾、韋伯）和義大利（巴雷圖、莫斯卡、米歇爾）有關社會現象的宏觀考察之賜。

在受到黑格爾、舒萊爾馬赫等新唯心主義的影響下，狄爾泰，以及新康德學派的李克特都反對實證主義，他們懷疑實證主義依賴歷史與採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歷史資料之可靠性，狄爾泰主張自然和人文科學之間的嚴格分化。他說自然科學在解釋事象的因果關係，人文學科則在瞭解事象的意義。生活的特徵在於它有無意義。這些意義存在於每個人的經驗當中，可以被別人「同情地瞭解」。李克特以為歷史學與科學是兩種不同的學科與方法來理解人生與自然。科學是專門處理反覆循環的因果關係，而歷史學（也包括精神以及人文學科）則是處理單一的、特別的現象，是一種「特象科學」（*idiographische Wissenschaft*）。反之，自然科學則是討論因果律則的「律則科學」（*nomothetische Wissenschaft*）。

顯然唯心主義與新康德主義都把重點放在唯心與唯物的二分化之上。他們都抗拒實證主義把心靈轉化成物質、或自然。他們都嘗試恢復心靈至其適當地位，當成為經驗科學研究的對象。為達此目的，新唯心主義者把研究對象分門別類，新康德主義則在尋找方法論方面的差異。「瞭解」便成為這兩者尋覓新的方法論之關鍵詞彙。韋伯對社會科學之貢獻，就在於把「瞭解」的方法加以發揮，以致創造了「瞭

悟的社會學」(*verstehende Soziologie*)。韋伯更企圖以瞭悟的方法來掌握萬般複雜、變動不居的社會現象，並強調研究者的心理造像與思想圖畫形成「理念類型」(*Idealtypus*)，俾掌握社會實在(*soziale Wirklichkeit*)和瞭解個別社會現象關聯程度與文化意義(*Kulturbedeutung*) (洪鎌德 1999a：145-147；186-193)。

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還捲入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德國經濟學的大論爭之中。這個號稱「方法之論爭」(*Methodenstreit*)的第一次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它涉及採用辯證法，以人類的生產活動(物質)，來解釋人類的歷史演變，俾取代黑格爾使用人類的心靈、知識解釋歷史的變遷，所引起的唯物與唯心之爭。第二次大論戰則為一八八三年奧地利孟額主張以演繹法對抗德國史末勒歸納法所發生的學術論爭。第三次經濟思想史上的大論戰則涉及所謂「價值判斷的爭執」(*Werturteilstreit*)，這是德國社會科學界，特別是「社會政策研究學會」的學員，對經濟學家在研究純粹經濟理論與社會現象之餘，對現象的利弊可否加以評價，還是遵從韋伯所主張的科學與專業之分立，在科學領域中盡量保持客觀，而達致「價值祛除(中立)」(*Wertfreiheit*)？史末勒、華格納、柯納普贊成國民經濟帶有價值與價值判斷的色彩，在描述與分析現象之餘，對現象的好壞加以評斷，俾為行為規範與政策落實的指引。反之，韋伯指出經驗科學所追求的是科學客觀性的真理，除此真理之外，經驗科學對現象不能加以臧否、或下達價值上好壞的判斷。這樣的理論與實踐才能分別、科學與政治才能分辨、認知與利益才能區分，經濟理論也與經濟政策有所區別。對韋伯而言，只有哪些經由檢證的研究過程，在科學者相互主觀證實的命題，才是科學的客觀性。反之，倫理學上的善惡判斷，個人意識形態上的好惡之情，其客觀性無法藉科學來證明者，則其所做的價值判斷無法做科學活動來看待(洪鎌德 1999b：136-151)。

肆、邏輯實證論與邏輯經驗論

一九二〇年代末在石立克(Moritz Schlick 1882-1936)與卡納普(Rudolph Carnap 1891-1970)領導下，聚集在維也納的幾位學者所形成的討論的聚落，通稱維也納學派。他們奠立了所謂的邏輯實證論，視形而上學為經驗上無從證實，在邏輯分析上也無從證明的事物、或陳述為無意義之說詞，從而認為哲學應該排除形而上學，只注重分析，也就是把數學與科學的論述(discourse)，以形式的邏輯的方式，加以重建。多位邏輯實證主義者，不但認為形而上學，甚至也把宗教當成無從是證或否證的事物看待，都認為這些東西沒有意義。

邏輯實證論在一九三〇年代由於納粹政權的迫害，使參與討論的成員流亡海外而聲勢大降。其流亡在美國的學者配合美國的實用主義、實驗主義而發展了邏輯經驗論。

隨卡納普躲避戰禍，從奧國遠走美國，其他學人也跟隨他到新大陸發展，邏輯經驗論遂繼承邏輯實證論，而成爲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在美國新興的哲學。這個名稱的改變，並非由於地理位置不同（歐陸與美國）而產生的分別，而毋寧爲邏輯實證論在抵達北美後，稍微收斂他們對形而上學的猛烈攻擊，而融合了皮耳士、詹姆士、杜威的實用主義，而把各種學說的概念和理論重新建構起來，成爲新的哲學流派。

有人將邏輯實證論看做邏輯經驗論，或看做新實證主義，而沒有注意到它們時間先後與地域發展的歧異。無論如何這三者都有學說主張的選擇近親關係，都受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德國與奧地利學界對邏輯、數學、物理學的突破性發展之影響，而企圖創立革命性和科學性的哲學，俾拋棄傳統哲學所受形而上學爭論的糾纏。除了維也納學派之外，在柏林大學以賴興巴赫（Hans Reichenbach 1891-1953）爲中心形成的「經驗科學學會」，也大力推展邏輯實證論。維根斯坦與柏波爾雖然不是上述「維也納學派」、或柏林學派的正式會員，但有一段時間兩人也與邏輯實證論有了密切的關聯。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四年間邏輯實證論在歐陸發展到高峰，但在一九三三年納粹崛起後，這兩個學派便急速衰弱。其代表人物遷居美國以後，實證主義的說詞頗受實用主義、經驗主義、邏輯學說的美國學人如莫理士（Charles Morris 1901-1979）、那格爾（Ernst Nagel 1901-1985）和蒯因（W. V. Quine 1908-2000）等等之歡迎，而成爲邏輯經驗論的新思潮、新主流。另一方面移居英國的維根斯坦與柏波爾則結合羅素、懷黑德等人的數學學說，形成分析哲學、語言哲學，這些都對科學的哲學之產生與壯大有重要的催促作用。其中把邏輯與數學的技巧應用到哲學問題的思考與解決，尤有重大的貢獻。

但邏輯經驗論與分析哲學在一九六〇年代的影響則趨向衰微。不過由卡納普、賴興巴赫與亨培爾（Carl Hempel 1905-1997）先後執教於芝加哥、加州與耶魯、普林士頓等大學，加上費爾格（Herbert Feigl 1902-1988）在明尼蘇達大學創建科學哲學中心，使得科學的哲學在美國大放異彩。賴興巴赫有關幾何學、相對論和時間的方向的特殊創見影響了物理學的哲學之演展。亨培爾有關科學的解釋與證實之邏輯論作，引起學界矚目，對卡納普鼓吹科學的哲學之理想大有幫助。卡氏在美國繼續建構形式的語言，俾把幾個基本概念（像可測性、範式性、蓋然性）作一釐清，而

大大抬高現象描述的科學性、客觀性。事實上卡納普對概念的釐清之貢獻，在英語國度遠遠超過科學的哲學界之範圍。語義學和語言哲學之發達，也應歸功於它有關「模態」、「語式」(modality)一概念的營構。

在《語言的邏輯句構》(1934)一書中，卡納普曾經嘗試要對分析性(analyticity)的概念進行分析，也就是探討任何形式的語言的文本之內有關分辨的普遍性、一般性的形式之方法，從而對該語言的分析性句子從句型結構中區隔出來。總之，他的努力在於分辨邏輯的考察與經驗的考察有所不同，從而說明分析的真理有異於綜合的真理。但他這種努力後來卻遭逢塔斯基(Alfred Tarski 1901-1983)語意學的真理之挑戰，最終不得不對句子結構的邏輯說有所放棄。一九三五年之後卡納普已不再堅持分析性概念的釐清。蒯因在早年求教於卡納普，不過卻攻擊分析性概念之成立基礎，甚至對卡氏邏輯釐清的理想表示懷疑。對蒯因而言，哲學乃是一種經驗性的學科，是人類「自然化認知論」(naturalized epistemology)的心理學之一個部門。就在蒯因正在推銷這個哲學新主張之時，孔恩在一九六二年出版了《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該書係卡納普與莫理斯合編的《統一科學國際百科全書》一系列叢書的一冊。當卡納普把傳統科學語言的選擇放逐到無望之域時，孔恩卻集中討論這些語言選擇的因素，特別是其社會學(學者間形成的學界)之因素。這些因素在科學即將發生革命之際發生影響選擇的作用。孔恩的科學革命之結構說同蒯因更具自然科學主義的看法，導致人們對科學的研究採取歷史學的途徑和社會學的途徑，也造成了卡納普式科學語言的邏輯分析之衰弱。由是邏輯實證主義和邏輯經驗主義終於走入歷史當中，而不再是當代哲學中的顯學(Friedman 1998, 5: 793-794)。

伍、柏波爾謬證法的貢獻

曾經與維也納學派藕斷絲連的柏波爾²(1902-1994)在一九三五年出版了《研究的邏輯》(*Logik der Forschung*)一書，可以是為二十世紀中葉一部哲學的重大創作。此書的英譯本《科學發現的邏輯》(*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1959)大量補充與部分修正原著的觀點。柏波爾早期的科學哲學，以及晚期政治與社會哲學，都可以看做是歐陸移居英美國家的學者對英語地區方法論(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方法論)之重大衝擊與突破。

柏波爾的謬證說(falsificationism)改變了傳統以歸納法把經驗累積的資料視

² Karl R. Popper 出生奧地利，其德文姓名應該按德語發音為柏波爾，不應譯為波柏爾、巴博。

為科學假設的證實之舊說法。也就是說向來的科學學說，在強調假設如何通過經驗的檢證，而變成顛撲不破的理論。柏氏反對這種說詞，而主張暫時證實的假說只是一時被接受的觀點，難保它有朝一日不被新發現的異例、反例所擊破。他的認知論是就是通稱的「批判性合理論」(critical rationalism)，是反對傳統所做的主張，反對知識為一確定性的認知之舊主張。人們無法聲稱擁有真理，而只是說是接近真理，或直逼「近似的真理」(verisimilitude)而已。

柏波爾科學理論有兩項結構的問題，其一稱為「歸納(induction)的問題」，其二稱為「區隔(demarcation)的問題」。前者涉及理論性的知識和經驗處於怎樣的關係之問題；後者則牽連到科學怎樣和形而上學區隔的問題。過去的學者主張人們的知識是靠經驗而取得，歸納經驗的資料，把個別的事實經驗累積和概括成普遍性的知識。同時歸納法也使科學從形而上學中區隔出來，甚至科學的邏輯、與數學也會有所區別。柏氏反對這種說法，認為再多的實證、實例之歸納也無從建立一條放諸四海而皆準、俟諸百世而不惑的定理來。凡能駁斥不當的假設之經驗性描述，才能產生新知識。換言之，並非歸納法，而是演繹法，使理論的知識與經驗合致。藉由更正謬誤，經驗才能教示人們。只有能夠藉由經驗證明為謬誤的假設才可看做科學的假設。就如同培根一樣，柏波爾認為假設來自於人們「猜測的性向」(propensity to guess)。這就是何以柏氏再三強調科學的程序不過是猜測(conjectures)與駁斥(refutations)不斷的相互為用之緣故，這點不妨參考其《猜測與駁斥》一文集(Popper 1962)。

柏波爾對政治與社會問題的關心，可以說是來自德奧合併、納粹主義的崛起，也是由於放棄早期的信仰馬克思主義，而對列寧與史達林的專政與獨裁痛心疾首的緣故。於是他對民主政制屈服於右翼與左翼的極權主義相當眩惑與震撼，遂把其批判性的合理論從科學哲學的領域轉到現實政治的抨擊與思考之上。他相信有史以來人群很難甚至無法建立和維持良好的政府。這是由於自古希臘以來，政治哲學家如柏拉圖之流，提出錯誤的主張之緣故。柏拉圖只主張「誰來統治？」、「怎樣的人應該從事統治的工作？」回答當然是最好的人、最聰明的人去從事政治。但善良的人、聰明人很快變成獨裁者竊政、奪取國家領導的幌子與名號。是故「誰該統治？」的問題應當換成「怎樣統治？」、「怎樣防止暴政、污政、獨裁、徇私的產生？」之問題，這就成爲一個開放的社會必備的人群心態。是故在《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1945)一書中，柏波爾大力攻擊柏拉圖、黑格爾和馬克思政治哲學中的極權主義因素，而主張開放的社會應當建立在政權和平更迭、逐步實施社會改革工程之上。

當然年輕時一度執迷於馬克思學說的柏波爾自一九二〇年代後開始對馬克思

和馬克思主義大力批評：批評之重點在於馬派陷入歷史主義（**historicism**）的泥沼中。歷史主義本身是史家在每一時代、每一社會中尤其相對於前代不同的歷史解釋，如今被柏氏當做是企圖把歷史發展當成有規律可循、可以鑑往知今、甚至預測未來的手段。歷史主義成為在歷史變遷中尋找人類發展的規律、歷程、意義、目標之玄思。把自然科學可以預測日蝕、月蝕擴展到社會革命之預測。正是受到歷史主義的眩惑，因之，採用自然科學的方法論者，或反對自然科學方法論者都在預言歷史的變遷與發展，這都是墜入歷史主義的方法論陷阱而不克自拔。以上對歷史主義之攻擊除了在《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有所闡述之外，也在《歷史主義的貧困》（1957）有進一步的討論。

拉克托斯（**Imre Lakatos 1922-1974**）在發展其科學理論時，便同時致力於修正柏波爾科學哲學的缺陷。他認為檢證（**test**）並不是修正柏波爾所說存在於理論（或假設）與現實世界（包括在現世中的實驗）之間，而真正的科學發現並非謬證一證明為錯誤一而已。他說檢證為兩種（或兩種以上相互競爭、對立）的理論與（現世的）實驗三者之間的對比、競爭、決鬥，而非只有理論與實驗而已。此外，謬證固然重要，實證（證明為實在、正確、無誤）更為重要。蓋排除假設（或理論）的錯誤、反常（**anomalies**）不一定會導致理論的正確和知識的成長。

拉氏最先的主張是認為科學的成長在於相互敵對、競爭的理論之間的廝殺，而現實世界權充中立的觀察者。是故一個假設或理論可以被排斥、錯證，當其他的假設或理論擁有比它更多的經驗內涵之時。這些其他的假設或理論為對同一主題在不同時間（歷史上）所做的修正之系列。他稱為「科學的研究計畫」（**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 簡稱 **SRP**）。

一組科學研究計畫（**SRP**）之所以有進步，在於其中的理論成長可以預測經驗的成長，也就是一組近似的理論可以預測新的經驗事實。一旦一組科學研究計畫比其敵對，而處於競爭狀態下的 **SRP** 更能夠觀察世界（經驗世界）做出圓滿的解釋之時，它便可以超越後者，甚至消滅後者（**Lakatos 1978: 32; Newton-Smith 1981: 78-82**）。

不過拉克托斯雖然有力地批判了柏波爾的科學哲學之理論，他的 **SRP** 說詞仍舊是一個含有形而上學的概念。因之，並沒有為科學的進步、知識的成長奠立可長可久的基礎。因之，吾人不得不求助於孔恩的科學革命理論，從而把「典範」的說詞從自然科學史也轉向社會科學界。由此指出孔恩的科學史觀，確為科學的社會學之大廈打開一扇更富創意的窗戶。

陸、孔恩論科學革命及其學說的影響

一九六〇年代初在英美科學的哲學界中雖是邏輯經驗論在發號施令，但卻發生了重大的騷動。重要的爭論來之於哲學傳統與科學史之間的歧見愈來愈大。原因是當時的哲學傳統，也就是主流派的科學哲學仍舊在堅持怎樣的科學才是正確的、良好的、客觀的科學之時，其整個基礎取向於規範性（良好的、正確的、客觀的標準）。另一項對科學史認真的考察，卻發現向來的科學研究不一定是符合、不一定遵從這種傳統的科學的規定、或科學的理想。

孔恩是一位受到理論物理學訓練有成的學者，他在一九四九年自哈佛大學獲取博士學位期間，對科學史劍感興趣，在一九五七年出版《哥白尼式的革命》一書。一九五〇年代末開始發展一系列有關科學哲學的論文，終於在一九六二年完成《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之付梓，而奠定他在科學史、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等領域史無前例的地位。此書被譯成二十餘種語文。有人比擬孔恩此書所提出的觀點—科學的革命—可以媲美孔德思想三階段發展律，也可以同馬克思辯證歷史演展論相頡頏（Gordon 1991：615-616）。一九六七年推出《量子物理學史資料》，一九七八年發表《黑體理論與量子斷續》。在此之前也把它們的論文結集題為《本質的緊張》（1977）。一九九二在麻省理工學院退休，之前曾執教哈佛、加州與普林斯頓諸大學，一九九六年以七十四歲高齡逝世。

孔恩之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被視為近世影響學界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它不只是影響自然科學，近年來對社會科學的衝擊更行重大（Barnes 1982）。他開宗明義的說：「假使我們把歷史當做比軼文、故事、或編年記錄的總彙還更多、更豐富的事實來看待的話，那麼歷史還可能產生對科學映像更為決定性的轉變，剛好我們當代人正緊握這些科學的映像」（Kuhn 1970：1）。

顯然，科學史對人們的科學映像、科學想法、科學看法影響重大。但人們處理科學史卻有兩種模式：比較古舊，也是比較傳統的歷史學說是以追溯歷史的變遷，來理解當代的科學，這也就是把今日科學的要素（概念、理論、實驗、方法等等）應用於早期的歷史變遷中，看出其中演變的歷程。在這種看法裡，自然會把科學的成就看做歷代累積的知識發現。科學是從片斷的、分析的、渙散的知識累積起來的。不過這種的科學史觀、是以今忖度從前、投射過去的歷史觀，其扭曲事實、落入主觀看法是不待詳言。另外一種看法則是採用「歷史的未來學」之方式，常是以重塑過去的史實來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historical integrity），是故對當時使用的概念，研究問題、評價標準、切入方法加以重建與還真。孔恩的職責便是在為科學描